



中国现代文学

谢冰莹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新小岩

自序

謝冰瑩

自從十五歲那年，第一次發表到那的印便開始，我便愛上了小說。其實，那為習作，像小說，也像散文。後來的書越多，對於各種体裁的之藝，都想嘗試；於是詩歌、戲劇、電影、兒童文學都想試一試，結果，還是小說和散文寫得多一點。

長篇小說，夢裏尋得半生園材，那是我第一部習作，去年才由師大校友王明之先生，在史丹佛大學圖書館為我找到；短篇小說如藍雲的靈魂，潮粉，在烽火中，空谷幽蘭等。

謝冰瑩手迹



谢冰莹作品书影

目 录

散 文

从军日记	3
一个女兵的自传	62
小学教员	185
恐怖之夜	191
开始和穷困奋斗	202
破棉袄	206
饥饿	208
学校被封了	211
偷饭吃	215
板壁上的标语	220
受刑	224

重上征途	231
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	234
恐怖的一日	237
浏河的弹痕	241
再渡浏河	244
大场之夜	246
捞船	250
寄包裹的士兵	252
地狱中的天堂	254
苏州城的火焰	258
台儿庄巡礼	261
战士的手	267
汉奸的儿子	270
爱晚亭	274
不自由,毋宁死	277
望断天涯儿不归	281
湘鄂道上	287
女苦力	291
秋之晨	294
鸡蛋的故事	297
汪精卫与大便	301

小 说

给 S 妹的信	309
抛弃	323

梅子姑娘	364
谢冰莹小传	383
谢冰莹主要著作书目	385

散 文

从军日记

我真高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车停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真是辛苦很了，你们坐下歇歇，吃吃茶罢。”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殷勤，真是形容不出，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我们一定难于想像他们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儿，也许有人知道吧。

一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的车停在土地堂了。我们奉师长的命令在宣传队里派二十人去当看护，这些看护是要选从前预备出发河南救护的同志，于是我当选了。听说昨天我方的战士本来有许多可以不死的，因为没有人救护，打伤了的和打死了的通统丢在路旁，任他们怎样痛哭，怎样哀号，没有人理会他们，因此误死的很多。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很，所以今天派我们去救护，我们是很愿意的。除了从前的救护队外还有二十余人愿意参加，因为只需要二十人，所以她们都落第了。

在铁道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利害的战士，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满身血淋琳的，而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领褂外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他的呻吟，他的“哎哟”声，无论谁听了，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伤心，也会流泪，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蹈着死者的血迹，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努力去与敌人奋斗！我这时真要挺身上前线了！真要赴流血牺牲的战场去了！然而为了要救护他们受伤者，我只得暂时藏起

我的热情，很细心的去做间接杀敌的工作，——因为救一同志，即杀一敌。

土地堂全体的百姓都跑完了，屋子里都是空洞洞的没有一点东西。我跑去找一位五岁的小朋友，进门时除了一个守门者外看不见一个人，我问那人道：“这家的主人哪里去了？”

“通通都走了，你家！”

“为什么我们革命军来了，他还不回来？”

“他哪里知道呢？他跑到离这里六十多里的乡村里去了。”

在这条街上驻着的都是第二军第六师的军队，我们救护队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陈文宪家里。我们跑到一位姓董的家里和几个老百姓讲话。他们都是听说革命军到了才回来的。我们同他们随便讲话，妇女们很了解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军，是帮助他们打敌人——军阀——的革命军，尤其是两位“男家”很明了主义，原来他们都是加入了农协的。董海云的哥哥是农协会的常务委员，他的妻子有位土匪想强奸她，她两手紧抱着她的儿子，那万恶的土匪就把小孩撕做两块，好伤心呵！好残忍呵！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一定会切齿痛恨军阀的横蛮，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替无辜遭惨死的小孩滴几点伤心泪，尤其说给做母亲的听了，她一定会特别感到伤心，会特别多滴些伤心泪，同时她也会特别感到“打倒军阀”的必要。董海云说他的哥哥时常介绍书——革命的书——给他看，所以他对于主义很明了。他知道自己贫穷，不是“天赋之命”，而是军阀，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他连祖宗的神位都丢了。他说了一句很令我惊奇的话，因为我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为普通人说不出的话。他说：“我这里是个祠堂，但现在我们要消灭家族观念，所以改为十区三分部的会址了。”他又说这次土匪捣毁了农协的，因为有几个土豪劣绅在勾结他们，唆使他们行凶。我当时和王继宗同志要求他说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绅的狗名

来，他不敢说。后来经我们解释我们是来做农运工作的，是来惩办土豪劣绅的，这时他才说出一个名字。后来我们要求到极迫切的时候，他才带着继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里去，他告诉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的名字，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发表，因为这个与董同志有关系的，而且这时那些军阀的走狗们已走了，不然，我们把他活捉过来弄死就没有事了。

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此刻还没有回，他说明天一定去找，他有一个要求，对于农协要求发枪，因为有了武器可以“杀敌救己”。他说这次假若农协有枪，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这一点我们当然承认他是价值有必要的要求。“工人武装”，“农民武装”，“学生武装”，这几个武装问题，的确要马上解决的。

四点钟了，我的肚子还是凹得像“什么”一般，早晨虽在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然而此时肚子好了，饭也想吃了，但是哪里有充饥的食品买呢，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唉！可怜的老百姓，该死的恶军阀！

一个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伏园先生：

报告你一个很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

湖南的农运消息，“贵报”是常常登载的，湖南民众尤其是农民之激烈，“你家”想必是很知道的。近来他们更有组织更有力量了。他们对于土豪劣绅及地主等很不客气的只管“活打死”，“枪毙”，“刀杀”，每天常常听到杀人的叫喊声，枪炮声，在我们很小的村落里就结果了八九条土豪的狗命，好痛快呀！可怜平日被他们剥削的农民现在对着他们的死尸哈哈大笑起来了。

这里有一个笑话要告诉你。在长沙的某一个乡村里（原名我

忘记了),有一次提了一个土豪来,农民协会的主席将土豪的罪状宣布给大众知道了,问他们赞不赞成枪决,如赞成的请即举手。他们——男妇老幼——都一齐举手。后来子弹“彭”的一声炸了,他们很慌张地问,“哪里来的枪声?”

“就是枪决刚才宣布罪状的土豪呀!”主席回答他们。

“为什么要枪决呢?”

“宣布他的罪状时,你们没有听到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举手吗?”

“不知道为什么举手。”

哈哈,伏园先生,你听了这个小小的故事,胡子不笑得竖起来吗?有人批评那位主席先生太没有主席的资格了,又说农民太野蛮了。主席要有主席的资格,这个当然是对的,因为农民的知识缺乏,脑筋简单,思想幼稚,他们对于什么事都没有深刻的认识与判断,所以指挥他们的人,领导他们的人一定要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尤其在临时发生的问题当中,领导者更要特别注意指挥与宣传。譬如“举手不知为什么”这一回事,无论如何要那个当主席的人负完全责任的。他为什么不等民众都彻底明了“今天开会是一个什么事,土豪该不该杀?”以后才下举手的命令呢?

农民太野蛮,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现在是他们出头的时候了,对于压迫他们的敌人正如我们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只管拼命地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假使他们不暴动,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地主等怎样能打倒呢?土豪等怪物不打倒,他们永远得不到解放,得不到自由。军阀的基础没有扫除,根本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打倒的。军阀不倒,帝国主义更难以使他消灭了!所以我们真正想革命成功,只有希望每个农民都暴动起来打倒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地主等,每个工人都暴动起来打倒压迫他的店主,资本家,买办阶级等。亲爱的工农朋友呵,尽你们的力量去打倒一切压迫你

你们的敌人，你们只管猛力的打，猛力的杀，你们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在刀枪里面夺取哟！

伏园先生：诚实而愚笨的农民——可爱的农民，真太令人发笑了，他们不懂得“妥协”是什么东西，天天喊打倒“一个妥协”，“两个妥协”，还有“打倒土豪劣绅，收回半边猪”^①的口号，在湖南的新化县，乡人游街有喊“打倒帝国主‘任’”，“打倒‘鸡婆叫’”^②的新口号产生，这里我们把笑的问题莫谈，只看他们的热烈游行，民众的势力就可见一斑了。

土豪劣绅的财产当然归公有。地主的产业也有两种处置方法。一，是抽税。譬如一亩田，从前是四六分的，地主占六，耕者占四；现在则改为耕者占六，地主占四了。二，就是政府用钱收买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地权”的法则。所以在湖南的大地主现在通通下台了！可怜那些守财奴，那些敲榨农民血汗的狗豺狼，不知要怎样的伤心痛哭呀！哈哈！他们哭，我们笑，他们叫，我们跳！哈哈哈哈哈真是快活呀！

妇女运动在湖南已闹得天花乱坠了，不革命的艺芳女校，美国洋奴的走狗曾宝荪办的，现在已封闭了，最著名的教会学校福湘女校等也倒了，城市的妇女通通剪了发，不剪的就由妇女协会派人等在路途中用强迫的手段实行“头发革命”。乡村的妇女都有组织，个个都加入了妇协，她们禁止城市中来到乡间宣传的女学生穿裙。她们已经觉悟到自己是一个人；应由奴隶的奴隶位置换过来做人了，她们更认识了数千年来陷她们于地狱里，苦海中的敌人，她们知道自身的痛苦不是“命里多磨”，而实是受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

① “半边猪”即特别区也，盖欲收回地主的土地，呼口号为“收回特别区”，乡人即误呼为“半边猪”，不识字之苦尚有甚于斯者耶？——作者注

② 鸡婆叫即基督教的讹音，不识字的乡人及小孩不知基督教是什么东西，只听得前面指挥者的呼声，于是就忙着乱喊起来。——作者注

的压迫。总之一句话：她们自己起来参加革命了。她们已做“从古以来，未之有也”的妇女革命运动了。乐观呵，伏园先生，我们革命的前途真正乐观呵！

上面这些消息，都是我的朋友从长沙带给我的，现在我再在百忙中转寄给你，只可惜我的信太噜苏，不然，你更可以把那些可笑而可喜的消息报告给大众知道一知道。

我的哥哥来看了你没有？他说前次和二哥来看你一次，后来又一个人看你一次，在这次中你还问：“你的哥哥为什么没有来？”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听说你不认识他，他说：“老头儿的眼睛和脑筋真没有用呵！”

此刻我“肚子里”虽还有说不尽的话，但时间不允许我了，横竖出发是“遥遥无期”，那么下次再讲罢。敬颂
党祺！

肚子写信写空了，怎样办呢？唉！唉！先生，快买糖来，救救孩子！

顽皮的冰莹

五，九，下午三时四十分于第二教室

（作者现在在前线作战，昨天本刊发表的“从军日记”就是从土地堂寄来的。这封信的接到还在十天以前，那时出发是“遥遥无期”，现在看起来觉得更令人百读不厌了，所以将它发表出来。还有一封出发时寄我的信，明后天再发表。伏园附注。）

从军日记三节

糟糕！真是糟糕！我带来的毯子，饭盒，水瓶，包袱通通不见了！这些东西除了包袱以外倒不十分要紧。因为水壶掉了，我可

以到同学那里吃点茶，或者花费两个铜板买一碗也好。掉了饭盒，我可以想法去借碗，但是这个只能通融于驻扎时，假如开动时到哪里借呢？那就只有用两手代替了。毯子掉了，我晚上可以睡在地板上也不需要什么盖，只可惜包袱掉了害得我真滴了几点不应当滴的泪。

包袱内的东西都是重要的：袜子，鞋子，衣裤，手巾，其实这还不大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原来我四天的日记掉了！唉！那些日记是我坐在地上按着膝头写的，有许多悲惨的，雄壮的，快乐的战争故事在里面，然而失掉了！一篇也不能找到了！唉！天呀！有什么办法呢？有人要我再补写，但这怎么能够呢？我只好牺牲罢了，做一个革命的牺牲罢了。唉！

我时时记起我四天来的生活录，失掉了它比失掉我的朋友还伤心；因为在我这次行军的生活录中，永远找不到我整个的行军生活了！然而，事已至此，奈之何哉！

咸宁满街都是我们的青天白日旗帜飘扬，今天我校的宣传队慰劳队通通到了，街上增加了这一大批女兵，更增一番热闹。那些前几天踪影全无的“女家”们，今天通通出来了，她们都大胆地在店里做生意，在门口看女兵了。我交了八个小朋友，他们是革命的“预备队”，然而以他们现在的勇敢精神来看，确是革命的“少年先锋”。为什么我这样吹牛皮呢？这是有事实证明的。

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张青云，她的家里仅有父母及小妹妹四人。她是大脚，剪了发的女学生，这次 S 的军队反动，她被一位恶妈妈冤告为妇女协会干事，于是她被捕去了，当时母亲和小妹妹哭个不了（因为父亲是做农运工作的，那时恰好外出了），她很勇敢地说：“母亲！不要哭罢！即使枪毙我，我也要呼几个口号才死的。”于是那些狗王八蛋的强盗们说：“是的，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死，不流泪，只流血。”她很勇敢地答应说：“是呀！死有什么可